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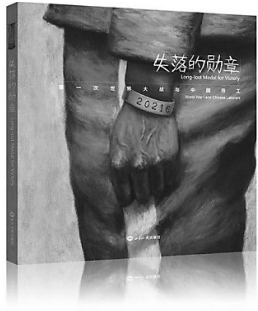
酷烈而旖旎的战争风情画



许多年之前,当面听徐怀中先生说要写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小说,我就一直惦记着这件事。看到《牵风记》,真是兴奋万分,没有想到这样宏大的题材,写出来举重若轻,酷烈旖旎,情采飞扬。它保持了徐怀中的战争抒情诗的风格,也接续了徐怀中一向推崇的孙犁《风云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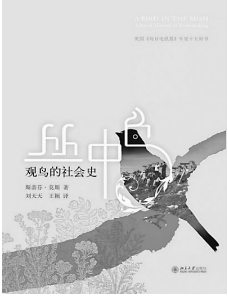
记》的写法——当年徐怀中对孙犁崇拜至极,曾经说过,愿意以10年生命,换取孙犁先生《风云初记》的后续完成。以自己生命的减损为孙犁先生延寿,此情可悯,但无法成为现实。可赞叹的是,徐怀中潜心研读孙犁,有解读孙犁小说《琴和箫》的文章《天籁乐章——读孙犁小说〈琴和箫〉》(《文学评论》1995年第2期)问世。仁者得寿,徐怀中以耄耋之年,将孙犁的精神命脉融入自己的作品,完成了自己的心事,文坛何幸!《牵风记》中那个曹大姐,活脱脱是从孙犁《白洋淀纪事》中走出来的人物,孙犁写的是为了动员村子里的青年人参军,而选择新战士做丈夫的女孩子,曹大姐身为已过待嫁之年的村妇女主任,却是选择了曹水儿这样童蒙未开不知男女之事的小战士做丈夫,涉笔成趣。更为重

要的是,徐怀中承续了孙犁的抒情小说体式,以抒情笔墨写战争风云,为当下的文坛增添了难能可贵的风姿。当下的小说或轻或重地受到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的影响,在情节方面用力甚勤,《牵风记》却是一部文学性十足、案头性十足,将文学的语言和叙述发挥到极致的精彩之作。历史在哪里,就在细节里,小说家落笔的地方,这些是想象不出来的。比如说,挺进大别山后,局势危难,人心浮动,行军会传错口令,夜晚会突然“炸营”,寥寥数笔,就将军情慌慌尽显出来。为了轻装应敌,部队把军人最喜爱的随身战马杀掉的场景,非常有震撼力。《牵风记》中枪杀战马的场景,却是写意的,是对于现实生活的一种生发和升华,展现出战场特有的悲壮之美。编辑向你推荐。 张志忠



《失落的勋章: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劳工》

从1916年底到战争末期,北洋政府从山东、河北、浙江等地共招募了约14万名劳工,飘洋过海,最后到达西线战场的法国、比利时……并最终成为战胜国。北洋政府参加一战,其战胜国地位的获得并非完全浪得虚名,实端赖这14万名中国劳工在欧洲西线战场及后方的辛劳、血汗和牺牲。



《丛中鸟:观鸟的社会史》

今天,世界各地都有“鸟人”一族,热衷于到野外观察鸟类。有些人的这一爱好甚至发展到狂热的程度。本书作者亦是一狂热“鸟人”,他以17个关键词结构本书,追溯了历史上人类是如何对待鸟类的,讲述了近代以来观鸟运动的兴起,再现了观鸟如何由一种个人消遣发展为有组织的群体活动,并最终成为产值达几十亿美元的特殊产业之过程。“鸟人”“鸟事”,趣味十足。

为你而读的那些书

做为老师,我半路接手这个班后,小珊就成了我最放心不下的学生。不光是她成绩落了太多,更惹我心疼的是她的性子,小小年纪就对什么都冷冷淡淡的,一副完全无所谓的样子。后来我知道了她的情况,父母离异后各自重组家庭,都有了新的孩子,她从小跟着奶奶,祖孙俩相依为命,所以形成了现在的性格。那个周末,我特意去了一趟她家,提着刚买的青菜、香菇和一袋肉馅。那天下午,我们三个人围在一起包了饺子。小珊熟练地擀着皮,一看便是做习惯了。奶奶讲她小时候的事,她听着,脸上居然有了点笑。我心想,这顿饺子,也许能在她心上悄悄融开一道缝隙。然而周一回到学校,一切照旧。有同学跟我讲,小珊在背后说

我假惺惺,去她家就是自我感动。听完这些话我心里既酸涩又委屈,这个孩子的心,像是结了一层厚冰,再热的水泼上去也会凉。我一度想就此放手,可终究还是不忍心,毕竟她才十几岁啊。过了几日,放学后,我留她在办公室补写昨天的作业。我坐在一旁看书,察觉到她的目光正悄悄落在我的书封上,我把书转过去给她看——《养育女孩》。也许是看到了封面那行“家有女儿的必读书目”,她愣了一下,忍不住开口问道:“老师,你不是还没有孩子吗?”我轻轻叹了口气,有些自嘲地笑了笑,说:“我是为你读的。”看着她瞬间惊讶的表情,我深吸了一口气,坦白道:“面对你的时候,我经常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大学里学

的那套东西,在你身上都不怎么管用。于是我就想啊,如果将来我也有个像你这样的女儿,我该怎么做?我想不出来,就买些书来看看。”我把左边的抽屉拉开,里面还有好几本——《解码青春期》《父母的语言》《陪孩子终身成长》……她没说话。但眼眶一下子就红了,眼泪啪嗒啪嗒砸在作业本上……从那以后,小珊变了。前几天,我收到小珊发来的照片——一所师范院校的录取通知书。下面跟着一条微信:“老师,我永远记得你当年为我读的那些书。现在我也要 go 去读我的书了。”风从窗外吹进来,带着操场边玉兰花的香,我想起几年前那个掉眼泪的小姑娘,如今她要带着这份给她的爱,去学着爱更多孩子了。 [河北·秦皇岛] 郭菲霞

黄金团

樊希安 著
连载之 355

杨玉琼说:“你爱往哪里滚,就往哪里滚!想往哪里滚,就往哪里滚,我管不着!”说罢,还用牙咬着枕巾抽泣起来,边抽泣边说:“阎芳州,‘阎眼镜’,你真不是个东西,这不是逼婚骗婚吗?你事先征求我意见了吗?现在弄成这个样子,把生米煮成熟饭了,不是让我一点退路都没有了吗?这不是合伙欺骗老人吗?你若是真想和我好,咱就和老人如实说,说牛幸娃牺牲了,这是他的遗孀和孩子,我们光明正大地明媒正娶。哪有这样子骗人的,不是把两位老人蒙在鼓里吗?”阎芳州说:“蒙在鼓里就蒙在鼓里吧,有时说些谎言也是没有办

法,善意的谎言也是需要的。蒙着老人有什么不好呢?我就把会会当成自己儿子养,当成我爹的孙子养,到孩子长大成人了,再改回牛姓,让他去四川泸州牛参谋长家认祖归宗。以后咱俩再有儿子呢,让他继承老阎家的香火。”杨玉琼说:“你想得美。”口气已有所缓和。阎芳州说:“你若是反悔,现在还来得及。”杨玉琼说:“我现在还怎么反悔!反悔说自己不是你媳妇,儿子不是你儿子,不是刺伤老人的心吗?”阎芳州说:“这就对了嘛!你往里挤挤,也让我躺一会儿,路上累死了。”杨玉琼往里挤了挤,却把一只枕头塞到两人中间,说:“这枕头就是三八线,不允许越界!”阎芳州笑了:“啥时能越界?”

杨玉琼说:“啥时领了结婚证,啥时越界,等着熬着吧。”阎芳州说:“这个好办。我有个高中同学在民政局,咱俩明天上午就去办理登记。”杨玉琼说:“部队还没有同意呢。”阎芳州说:“我走时跟金昌浩、王永学打过招呼,他们说,只要你同意,部队可以给民政部门打电话,让先行办理,后补手续。”杨玉琼这才恍然大悟:“你们这是事先做好扣了,画好圈让我跳呢!”阎芳州笑了:“不画好圈,你能往里跳吗?我们老家有句话,猴子不跳圈,多筛锣,你这不跳圈了吗?”杨玉琼说:“讨厌!你把我比成猴子,你是什么?”阎芳州说:“我是公猴子,你是母猴子!”说着就来拥抱杨玉琼。杨

玉琼紧紧地抱着枕头,口中喊道:“三八线!三八线!”第二天上午,两人如愿以偿地、悄悄地去秦州区民政局办了结婚登记手续,神不知鬼不觉地步入婚姻殿堂,夜晚越过“三八线”就是自然的了。会会跟爷爷奶奶混熟了,也和大宝二宝混熟了,夜里非要跟爷爷奶奶睡,这就给越过“三八线”的两口子提供了方便,两人一夜好生折腾,害怕父母哥嫂听见,阎芳州和杨玉琼咬着枕巾,枕巾都湿透了。夫妻名实已俱,就要考虑安排相关事宜。杨玉琼提出继续去嘉峪关探亲,让新姑爷见见岳父岳母。阎芳州当然同意,便着手安排行程。 待续